



刻骨銘心血泪仇

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編

217

刻骨銘心血泪仇

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編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64·长沙

編号：(湘)2608

刻骨銘心血泪仇

編者：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

出版者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—号)

长沙市新村路

印刷者：湖南省新华印刷厂

长沙市兴汉门口

发行者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1964年6月第一版

印张：3 1/8 插页：1

1961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：58,000

印数：1—20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803

定价：(5)二角四分

前 言

近年来，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，大讲大写家史、厂史、革命斗争史，已成为进行阶级教育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。为了能够帮助广大职工，特别是青年职工，记住和了解旧社会工人阶级身受的帝国主义、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，了解长辈们进行反压迫、反剥削的革命斗争的历史，增加阶级斗争的具体知识，懂得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，更加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，坚定地将革命进行到底，我们收集了一部分有代表性和亲切感人的工人家史，编成这本《刻骨铭心血泪仇》。

这个集子共十二篇，大都是亲身经历过祖国伟大变革的老工人，对自己在旧社会所受的剥削、压迫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的真实纪录。他们身受的苦难，绝不是一家一人的苦难，而是祖国的苦难，是一切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苦难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苦难。这些遭遇如鞭印在背，烙印在胸，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。

我们希望广大职工同志认真地读读它，从中激发我们的阶级感情，增强阶级斗争的观念，提高革命的警惕性，把无产阶级的家谱一代代传下去，永远高举革命的旗帜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：

编 者

一九六四年一月

目 录

前 言

- “水牢”里的学徒 (1)
- 地獄里当馬牛 (6)
- 地獄生活十七年 (10)
- 永远不能忘記的一夜 (16)
- 我的学徒生活 (21)
- 死里逃生 (31)
- 煤海深仇 (37)
- 刻骨铭心血泪仇 (45)
- “現在井下是春天！” (53)
- “記住仇恨干革命！” (62)
- 細听車声忆苦甜 (67)
- 苦水春潮 (78)

“水牢”里的学徒

国营某矿 周培贵

我家里很穷，父亲十四岁就在地主家当长工，母亲打草鞋，哥哥帮地主挑脚抬轿，我帮别人看牛、做零工，整天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，一年到头还是没有吃没有穿。那时候国民党抽壮丁，地主家有錢有势，人再多也不抽，只有我們穷人倒霉。在“民国”三十几年，我哥哥被抓去了。当时我們全家生活都要靠哥哥維持，他被抓去，我們一家人都得餓死啊！于是只好請人向地主求情，借了八担谷子，才托人把哥哥保出来。由于借地主的谷利息重（一担谷子每年要利息三担多），这样一来，生活一年不如一年，日子更加难过了，經常吃野菜稀粥，还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。但是反动派还不放松我們，新的灾难又落到我們的身上：我十四岁那一年，伪保长又要抓我去当兵，两次都是由于熟人通风报信，我才逃脫了。

家里实在活不下去，反动派又一再抓我，一家人提心吊胆，搞得鸡犬不宁，母亲更是整日泪水洗面，哭个不休。

这样下去怎么办呢？我天天在打主意。那时候，我們家乡不断有人去广西桂林当皮匠，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，抱着

求生的希望，决定到广西試試看。求亲戚，找朋友，东借西凑，才弄到点路费动身。就是这样，我被反动派赶出家門，到广西桂林逃难去了。

到了桂林，我走了三个皮革厂，老板們瞧了我一下，个个都說我“太小了，沒有用”，随即把手一揮，将我赶了出来。整整跑了几夭，我还没有找到事做，身上的錢早就用光了，肚子餓得咕咕地叫，最后，餓得連路都走不动了，我爬到一个姓曾的老板家里，他是我們家乡人，求他想办法，他也說我年輕，不要我，我流着眼泪，求他收下。他看到我不講条件，能够从我身上捞点东西，就把我留下来了。从此我开始了制皮革的学徒生活。

当学徒的头一件事就是踩水，这真不是人干的事。牛皮浸在配了药的石灰水里，隔了一个时期以后，要人用脚把牛皮中的药水踩出来，直到完全踩干淨为止。药桶有一米多高，我站到里面只露出肩膀，肩膀以下全部泡在水里。踩呀踩呀，上午踩了下午踩，天天踩个不停。到了十冬腊月天，人一到水里就周身发紫，手脚冻僵，可是老板还是逼着我們踩；直到踩得不能动了，才能出来。

人泡在水里，药水浸蝕着身体，时間久了，全身脫皮，脫了一层又一层，連手指的紋路也没有了。嫩皮抵不住药水的腐蝕，手上脚上长出許多小泡来，一挨到药水就痛得要命。我学了同伴們的办法，用紙捲成小筒筒，点燃来薰手脚，想把皮肤薰老一点。可是，天天要下水，薰也沒有用，小泡变成洞，手上是小洞，脚上是大洞，鮮血不断地流。利慾薰心的老



板，仍然强迫我照常踩水，我一站到水里，鲜血把水都染红了。

踩水这个活，不但伤皮肤，也伤内身。在药水里泡久了，连小便都是红的，有的还因此拉痢、崩血。病了，资本家不准去看病，即使准了，我们身上也没有一文钱。不少的苦难同伴，就这样在“水牢”里折磨死了。

上班是踩水，下班就是替资本家当仆役。一天干到晚，一年干到头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没有什么假日、节日，更谈不上有什么星期天了。我们当学徒的，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做饭，天亮以后就买菜、扫地，给老板和老板娘打洗脸水，吃了饭就上班，中午、晚上还要回来煮饭。我们干个不停，还要受

資本家的打罵，菜里面油盐放多了，他們罵，放少了也罵。有次我把飯燒焦了，老板娘冲进廚房，拿起一根棍子，劈头盖脑把我毒打了一頓。有个下雪天，我踩水冻僵了脚，挑起一百多斤皮子回来，跌了一跤，被老板看見了，他开口就罵：“媽的×，真是個废物。”举起手，对着我就是几个耳光。

干的活又重又累，得的報酬是什么？头一年沒有一个錢。第二年得了一条洗脸手巾。第三年才有点零用錢，我把全年的錢聚积起来，年底寄到家里，只买到一斗二升米。除此以外，什么也沒有了。吃飯，他們吃的是大米、白面、猪牛肉、鸡鴨蛋……；我們吃的是杂粮、鍋粑、青菜蘿卜。穿的更苦了，四年里面，我沒有添过一根紗；从家里带去的几件烂衣，热天穿一件，冷天全穿上；一件破棉袄还是向別人討的，前后破得大洞連小洞，只好用麻绳牵挂着。四年里面，沒有穿过鞋子和袜子，白天打赤脚，晚上穿拖板。解放前我沒有穿过卫生衣、新棉衣；解放后，一九五〇年我才第一次穿上了卫生衣，一九五二年第一次穿上了棉衣。

当学徒是为了学点技术，可是那时学技术比登天还难。头一年資本家要我們踩水、煮飯，根本不准我們学技术。有一次我把皮子挑到加工房，看推皮和飽皮，老板立即罵我：“当学徒才几天，誰叫你到这里来的？滾开！”

第二年，新来了一个伙伴，我才沒有煮飯了。一半時間踩水，一半時間做案板活，学推皮。推皮很費劲，我那时力气小，推起皮来，一双手臂都作痛，只能慢慢地推，可是推慢了，老板一見到，又是打罵。干了半年才学会推皮子。

第三年，是学徒的最后一年，应该学鞣皮、配药了，这时候，老板却忽然不要我了。我没有学到什么技术，白白地替他干了两年。回家没有钱，我得到一个同乡工人的同情，由他介绍进了另一个皮革厂。开始换厂，又得从头学起，上半年踩水，下半年才推皮。头一次鞣皮，把皮鞣了一个洞，老板打了我一顿，还扣了我两个月的工钱，以后我鞣皮的机会就很少了，到最后还是没有学会这个技术。至于配药，师傅从来没有正式教过我，又怕搞坏皮子赔不起，我没有动过手，更是一窍不通。当了四年学徒，只学到推皮子，其他什么也没有学到。

旧社会当学徒的苦楚，是說也說不完的。现在学皮匠就好啦，半年就可以学会全部操作；踩水是机械操作，再不要人去活受罪了。痛苦的学徒生活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今昔对比，忆苦思甜，令人悲喜交集；我们一定要记住过去的痛苦，珍视今天的幸福，听党的话，永远跟党走！

地獄里当馬牛

建湘搪瓷热水瓶厂 段玉生

一九三九年，我十六岁的时候，春节刚过，家里就沒有米下鍋了。我正发愁，喻东枚到了我家，他对我說：

“段玉生，宝塔岭石膏厂在招童工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我惊喜地問。

“真的！我明天就去，你去啵？”

“去！去！”

当时我們家里四口人，全靠哥哥拣石灰、砍柴过日子，三天两头揭不开鍋蓋。现在有事做，听說不光能賺飯吃，还能賺几个錢回家，哪能不去呢？

从家里（湘潭中路鋪）到宝塔岭有九十多里路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們就动身，一路放着小跑，天沒黑就到了石膏厂。一問，果真招人，我們立刻报了名。管事对我們說：“你俩明天就下井做事！”

我們当下心里好不高兴，顾不得腿子痛，便滿口答应了。

第二天，我們被人叫醒了，一个监工叫我們脫掉衣服跟他走。他把我們带到吊井边。吊井上面有一个木架，木架上

面有一个絞車，大拇指粗的鋼絲繩系着一只大籬筐。監工要我們坐了進去后，便喊：“放！放！”籬筐轉動着，慢慢地往下落，越往下越黑，什麼也看不見。朝上一望，井口越來越小，漸漸地看不見了，可是我們還在往下落。

“怎麼還沒到底？”喻東枚這樣問我，我也這樣問他。我們的心怦怦地跳，呼吸也粗了，象拉風箱一樣。落呀！落呀！籬筐終於不動了。“到底了！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立刻被兩只大手拉出了籬筐。

一個監工走到我們眼前，要喻東枚（當時十二歲）跟別的童工爬到洞子里去拖石膏。我个子較大，要我跟着大人們去挑。

挑石膏的大多是成年人，一個個黑漆漆的，赤裸着身體，頭髮長得象野人，上面凝結着一層灰，象一堆茅草，要不是眼睛間或一轉，簡直看不出來是個人。

巷子約有六尺高，五尺寬，桐油燈冒着濃黑的煙。我好象走進蒸籠里一樣，頭髮暈，心作嘔。挑着石膏高一腳，低一腳，跟在別人後面跑，要是誰脚步稍一放慢，監工的馬鞭子就上了身。

從不到三尺高的洞子里，不斷地傳來哭喊聲。童工們在洞里面象狗一樣爬行，從兩百多公尺遠的地方，把石膏拉到巷子里。他們常常挨監工的打，經常聽到“哎喲喲！媽呀！會打死人喲！”的喊聲，監工說：“打死兩個只有一對，打死十個只有五雙！”

一收工，喻東枚就找着我哭；要上去。我們找監工，監工

說：“要上去？這能由你？有的做了一個多月，有的做了兩三個月，都還沒上去，你們就要上去？——到了要上去的時候，會有人喊你們的，睡覺去吧！”

睡覺？到哪里睡？

我們跟在別人後面，往僻靜的旧洞里爬，找到一塊比較乾燥的地方，就橫七豎八地躺着。監工一喊，大家又爬起來做事。

洞子里有七八百人，分成兩班。這一班人做事，那一班人睡覺；那一班人做事，這一班人睡覺。吃、齣、睡都在里面。不知白天黑夜，不知陰晴風雨；沒水洗臉，沒水洗澡。日子久了，我連喻東枚也認不出來了。

不知過了多少日子，我們終於從井里上來了。洗了澡——照鏡子，我的天呀！我連自己都不敢認了；臉色慘白，沒有一絲血色，和死人一樣。“回家去！”我打定主意不做了。找到管事；我說：

“我要回家去，你把工錢算給我！”

管事拿了五角錢給我，說：“先拿去用，歇兩天再下去做，工錢以後一次算給你。”

“我不做了。”

“不做了？那你回去囉！工錢以後算。”

怎么办呢？回家去，他們不給工錢，白做幾個月；到了家里，沒事做，也只有挨餓。想來想去，唉！只好留下。

在上面晒了兩天太陽，又被逼着下井了。

在井下，我最短的一次做了四十七天，最长的一次做了

九十一天。

最后一次，我做完了六十四个班，正在洞子里睡觉，忽然洞子里象搅乱了了的蜂窝，闹嚷嚷的。一打听，原来是一块大石头塌下来，压死了七个工人。我爬到前面一看，昏暗的灯光下，被压死的人血肉模糊，有一个人的手脚还在微微颤动。监工们不准人搬去，拼命地把工人向外面赶。

我再也睡不着了，决心要回家。可是，监工不让我上去，怎么办呢？于是，我就从第二天起，不做事，不吃饭，饿了就喝开水。这样过了整整三天，头昏眼花，路也走不稳了，黄豆大一颗颗的汗珠直往下掉。别的工人都向监工说我不行了，监工这才让我上来。

上来以后，管事仍然只给我五角钱。我一边养身体，一边等喻东枚。我上来的时候，他要我等他两三天，他也一定要回家。过了三天，喻东枚还没上来，监工又催我下井，我不肯下去，就带着五角钱回家了。

回家只有十来天，就听说石膏厂洞子里挖穿了河，淹死了几百人。那以后，我就再没见到过喻东枚了。

(潘明德记录)

地獄生活十七年

湘潭紡織廠 宋秀英

今年我整整三十岁，虽然在旧社会里只生活了十七个年头，但是由于自幼就替资本家做工，饱受了他们打骂和欺凌，他们那副贪得无厌的凶残面目，早在我的心头里激起了非常深切的仇恨！下面说的，仅仅是我过去受苦受难中的几个片断。

八岁当童工 忍痛受欺凌

我的家里很穷，祖父、父亲、母亲虽然都在工厂做工，但是资本家的剥削太重，给他们的劳动报酬太少，全家很少吃过一餐饱饭，祖父经常在市上买些虫蛀坏了的蚕豆回来煮粥吃，家里穷得经常断了烟火。我刚满八岁时，就为生活所迫，进了蒲市“万利纱厂”当养成工。那时我还没有扫地的扫帚高，成天就要绕着车间扫四、五遍地，一天做十二个小时的工作，实在是吃不消，尤其是肚子饿了的时候，更是难受，本来一把扫帚也不过几斤重，到那时似乎就变得几十斤重了。我饿得嘴里直滴酸水，有时实在顶不住了，就跑到厕所里，扭开自来水龙头，呼啦呼啦地喝几口生水来充饥。我时

常一个人暗自想着：“这世界真太不公平了，有钱人的孩子不做事，却吃鱼吃肉，穿绸着缎；我们穷人家的孩子，累死也吃不到一顿饱饭。”

有一天，我脚上突然生了一个毒疮，痛得连路都走不得。父亲看到我这种情景，立即跑到资本家的办公室，去为我请假；那姓水的老板却把眼睛一瞪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一点子脚痛就大惊小怪的，干得就干，干不得就滚！”请假没有批准，倒还受了一肚子闷气。全家人都为我着急来：去上班吧，脚实在痛得不行；不去上班吧，又怕掉了饭碗。我看到一家人都在为难，便咬紧牙关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勉强在屋子里走了一圈，我一面忍痛地走着，一面强笑着说：“你们看：我不是已经好了很多吗？明天我还是上班去。”母亲是个仔细人，早已看穿了我的心意，她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抚摸着我的头，呜咽地说着：“秀妹子！都只怪我们做大人子的不好，弄得你活活地受折磨！”当时，我没有哭，我怕妈妈更伤心，反而安慰了她一顿。但是，一到晚上，我的眼泪就出来了，我气愤地骂着：“有钱人真心狠！”

第二天清早，我拄了一根棍子，一歪一扭地准备去上班。父亲看不过意了，硬跑攏来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我背你去。”说完，父亲便背着我，无可奈何地向门外走去。刚一出门，我又听到屋子里母亲的哭声，我不由得鼻子一酸，两颗豆大的泪珠，掉在父亲的脸上：

两次遭毒打 工头压穷人

我苦到了十一岁，水老板看我人也长高了，为了让我将来给他赚更多的钱，便叫我上車学看細紗机。那时当学徒可不比现在，不但沒有一文钱工资，而且伙食费都要从家里带来。家里为了我能学到一门手艺，只得咬紧牙关，叫我去学。誰料到一进了当学徒的门，更大的苦难就临到我的头上。車間有个监工，是资本家的什么亲戚，一双毛茸茸的手，肥头大耳，满脸横肉，他表面上虽然像人，却没有人的心肝；见了我們工人就像见了仇人，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；见了老板打拱作揖，点头哈腰，活像只哈叭狗，对着主人搖尾討好，真是一副十足的奴才相。我們当面叫他做“技师”，背着便叫他“牛肉老板”。

有一天，“牛肉老板”在外打牌輸了钱，便跑到車間来找工人出气。那天，我恰巧是和他的一个什么干女儿看一挡，本来是他那干女儿的那一端断了很多头，車子开了花，然而他不說她半句，反而怪我“思想开了小差”，劈头就打了我十几个耳光，又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，我半天爬不起来，痛得失声哭了；他见我哭，又轉过身来，朝我踢了几脚，还呲着牙骂道：“小杂种，不准哭，再哭我剝了你的皮！”下班回家，我抱着母亲痛哭了一阵。

又有一次，我做晚班，那天因为我身上不舒服，精神有些疲倦，他却硬說我是“打瞌睡”。他从車頂板上拿起一只粗紗筒管，像落雨般的朝我身上打来，头上被他打了一个洞，